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五十八

良太守上

良太守上

漢書曰黄霸字次公淮陽人也為頴川太守力行教化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是時鳳皇神雀數集郡國頴川尤

多天子下詔稱揚曰頴川太守霸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霸爵關内侯黄金百斤

又曰文翁廬江人也少好學景帝末年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又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宣帝問遂曰渤海廢亂朕甚

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曰海濵遐遠不沾
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莫恤今欲使臣勝之將安之
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臣聞治亂繩不可急惟
緩之然後可治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
便宜從事上許焉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
皆罷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
為帶牛而佩犢乎
又曰朱博遷琅琊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

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輙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名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其可用者出教署之皆斥罷諸病吏郡中大驚又勑功曹官屬多褒衣大祒祒音紹謂大袴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

又曰尹翁歸字子況為東海太守郡中吏人賢不肖及奸邪盡知之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

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温良廉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

又曰薛宣字贑君東海太守左馮翊滿歲稱職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

又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北海太守

又曰趙憙字伯陽為平原太守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又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治官好清静擇丞史任之責其大指而已黯素多病卧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名為淮陽太守黯辭之上曰君薄淮陽耶吾欲得君卧而治之乃行

又曰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溢堤壞尊執珪請以身塡金堤而水稍却

又曰王尊字子贛涿郡人也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毋抑强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自勉正身

又曰馮立字聖卿以任爲郎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在職公廉治行略與兄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人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爲東海太守土下濕

病痺天子聞之徙太原太守更治五郡所居有迹

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為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多豪強難治延壽教以禮讓令文學教官諸生冠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娶禮百姓遵用其教徙為東郡太守吏無追捕之苦人無捶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入守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為郡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

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皆自髡肉袒謝終死不敢復爭延壽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敢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又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為郎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議大夫遷南陽太守躬勸耕農開通溝渠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爭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

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

又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任威吏民竦息伯請問耆老父祖有故人舊恩者延之滿堂日為供具執子孫禮諸所賔禮皆名豪懷恩醉共諫伯曰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名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旬日盡得郡中震慄咸稱神明

又曰蕭育字次君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使車三公奉使之車也如安車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斷跡

東觀漢記曰杜詩字君公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治清平以誅暴立威信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省見功多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人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又曰馬援字文淵扶風人為隴西太守務開寛信恩以

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又曰朱暉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概有所拔用皆厲行之士吏民畏愛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又曰祭肜為遼東太守肜之威聲揚於北方胡夷皆來内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及肜卒烏桓鮮卑追

思無已每朝京師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又曰張堪字君遊遷漁陽太守教民耕種百姓殷富童謠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又曰第五倫字伯魚為會稽太守性節儉雖身居二千石位常蔬食布衣妻自炊爨初代當發百姓老小闐府門攀車扣馬啼呼曰捨我何之其得人心見愛如此

又曰郭伋為潁川太守辭去之官光武詔曰郡得賢能

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也

又曰秦彭遷山陽太守時山陽新遭地動後飢旱穀貴米石七八萬百姓窮困彭下車經營勞來為民四誡以父母妻子兄弟長幼之序擇民能率衆以為鄉三老選鄉三老為縣三老令與長吏參職崇儒雅貴庠序尚德化春秋饗射升降揖讓務以禮示民吏民畏愛不敢欺犯

又曰侯霸字君房為臨淮太守治有能名及王莽之敗

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乞侯君復留民乃誡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璽書而具以狀聞

又曰耿純字伯山鉅鹿人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効乃拜純為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又曰王阜為益州太守遷郡吏多放縱阜以法繩正吏民不敢犯禁政教清静百姓安業甘露降白烏見連有瑞應世謂其持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

又曰魏霸為鉅鹿太守霸性清約質朴為政寛恕正色而已不求備於人掾史有過輒私責數不改休罷之終不暴揚其惡

又曰秦彭字伯平為山陽太守以禮訓民不任刑名崇好儒雅百姓懐之莫敢欺犯轉潁川太守鳳凰麒麟嘉

禾甘露之瑞集於郡境元成間宗族五人同為二千石故號為萬石秦氏

又曰沈豐字聖達為零陵太守為政慎刑重殺聽理辭訟初不歷獄嫌疑不決一斷於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為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又曰宗慶字叔平為長沙太守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為名

後漢書曰光武南定河内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内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内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

又曰寇恂字子翼為潁川太守拜執金吾後光武幸潁

川百姓遮道曰願陛下復借冦君一年乃留之

又曰楊震遷東莱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代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又曰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産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人病利曽未踰歲去珠復還

又曰任延為九真太守九真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

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産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

又曰陳寵轉廣漢太守西川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為腹心鐔音徒南反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雒縣城南雒縣名故城今在益州雒縣南也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代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

葬寵愴然矜歎即勑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絶

又曰宋均為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又曰劉寵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龎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又曰曹褒為河内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到乃省吏併職退去奸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

民皆還

又曰鮑德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灾惟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

又曰廉范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平生無襦今五袴

又曰馬嚴爲陳留太守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静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惶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虚妄獨不爲備詔書勑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

又曰黄香爲魏郡太守郡舊有内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嵗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士視上農夫禄足以代耕者伐冰食禄之人不與百姓争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

又曰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羊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内驚悚莫不震慴乃發兵與荆州刺史王敏共擊趙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

又曰羊續為南陽太守續妻後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内妻而自將秘行其資藏惟有布衾敝祇裯鹽麥

數斛而已［說文曰袛裯短衣也袛音丁奚反裯音丁勞反］顧勑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

又曰三府舉王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斬賊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

又曰樊準拜鉅野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離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朞年閒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

又曰伏湛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撤膳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今人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糲粗米九章算術曰粟五十糲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為糲也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

又曰鮑昱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後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為之猶今之水門也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又曰第五訪為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人也須待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賑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遷淮陰太守消息徭賦政不煩苛行春天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黄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

續漢書曰宋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終夏以平旦時多虎均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泉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也數爲民害咎在貪殘今退檻穽進忠良虎遂東渡江

又曰劉寛字文饒弘農人爲南陽太守温仁多恕遇民如子口不出罵言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又曰羊茂學字季寶豫章人爲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處單版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致妻子不歷官舍

華嶠後漢書曰岑熙為東郡太守好聘禮隱逸顯之於朝與參政事視事三年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嘉我生獨于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兹

張璠漢記曰宗登字叔揚出為潁川太守市無偽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又曰陳球為零陵太守球到郡設方略期月閒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葢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

零陵下濕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請遣家辟雞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郡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郡内吏民老弱與共守城

漢雜事曰將滿為上黨太守長子萬為北地都尉次子輔為安定太守滿與萬俱知名並見徵時徵為二千石者十三人俱引見萬退却不敢與父並詣謁者曰何以不齊左右曰此父子也上歎息曰乃父子剖符耶即先詣曰上黨太守滿經行篤著信行山東其以滿為

淮陽王相誨導東蕃弘農股肱郡其以蔿爲弘農太守父子同日拜於前上嘉之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一至六十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元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五十九

良太守中

良太守中

魏略曰顔斐字文林為京兆太守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又是時人多無車牛斐又教作車又命畜豬貴

時責以買牛始人以為煩一二年間家有車牛遷為平原太守吏人啼哭遮道車馬不得前十餘日乃出界

魏志曰賈逵為弘農太守太祖名見計事大恱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皆如賈逵則吾何憂

又曰杜畿為河東郡守寛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者親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辭訟詔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内卿有竒功將

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而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

又曰胡質字文德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

又曰倉慈字孝仁淮南人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絶曠無太守二十歳大姓雄豪遂以為俗前太守尹俸等修政而已無所匡革慈到大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使理其生業先是屬城訟獄衆多縣不能決委積不治慈躬往省閲斟酌輕重自非殊死便杖而遣之一歳決刑曽不滿千人

又曰令狐劭字孔叔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

希到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也
又曰田豫字國讓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
千人在山中爲羣盜大爲郡患前太守取其黨與五百
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
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効即相告語羣賊一
朝解散郡内清静具以狀聞太祖善之
又曰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
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顔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劭

濟南相魯國孔義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為良二千石

又曰涼茂字伯方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閒繈負而至者千餘家

又曰鄭渾字文公遷沛郡太守郡界下濕常患水潦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成稻田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閒皆成其年大收

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魏略曰孟康正始中出為弘農太守康到官清平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勑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

蜀志曰何祇字君肅汶山東不安以祇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曰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

我耳時難復屈祇拔族人為之汶山復得安

吳志曰顧劭字孝時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淫祀非禮之祭看相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登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

又曰孫權授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於是山民漸出降稽首

王隱晉書曰廣平太守缺宣帝謂鄭袤曰賢叔大將垂稱於陽平魏郡並蒙恵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吾欲令郡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袤在郡先以德化善作條教百姓愛之

又曰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民飢默輒開倉賑給自待罪朝廷嘉默憂國恤人詔書褒歡比之汲黯

又曰應詹為南平太守天下分崩方鎮州郡多失城邑詹獨保境外攘狂狡內除塗炭甚便百姓之情郡人歌

曰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兹應后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晉書曰范粲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埸粲明設防備敵不敢侵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

又曰劉頌為河内守郡界多公王水碓遏塞水流轉為侵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利

又曰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

又曰鄧攸字伯道為淮南太守夢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又曰鄧攸元帝以攸為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飢攸表賑貸未報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慰勞饑人覲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

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
又曰鄧攸爲吳郡太守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
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
乃止停中夜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鷄鳴天欲
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
又曰陸納爲吳興太守至郡不受俸禄頃之徵拜左民
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舡納曰私奴裝
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幞而已其餘並封以

還官

晉中興書曰王蘊字叔仁為吳郡太守時郡荒民飢蘊輒開倉賑卹主簿執諫云宜先列上蘊曰行仁義而敗者歟矣於是發米賑貸賴蘊活者十室而八然後自具表奏朝廷以違科免飢民多誦之詔特左遷晉陵太守

又曰諸葛恢字道明中宗遷為會稽太守臨行上為置酒謂之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涖任之方是以相屈恢陳謝曰今天下喪亂之餘風

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之士退浮華之黨中宗深納焉

南史曰宋江秉之為臨海太守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祿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齊書曰劉懷慰拜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勑曰有

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璪刀一口懷慰至郡脩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灘漑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飰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賴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

又曰虞愿為晉州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隨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覰視清徹無隱蔽後瑯琊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在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又曰王秀之為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防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

又曰裴昭明歷郡皆有善政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

梁書曰蕭介字茂鏡少頴悟有器識梁大同中武陵王紀為揚州刺史以介為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

敬容曰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興郡頻無良守可以介為之由是出為始興太守

齊春秋曰崔元祖父景真為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

梁書曰褚翔為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為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敕許焉

又曰何敬容為吳郡太守為政勤恤民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為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許之

又曰劉之亨字嘉會之遴弟也代之遴為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土至今懷之不忍稱其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

又曰何胤字子季為建安太守民不忍欺伏臘放囚還家及期而至

又曰傅昭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

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敎勿封縣令常餉粟賔絹於簷下昭笑而還之

又曰徐摛東海郯人高祖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横答應如響高祖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悦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為之所遂承間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顧養高祖謂摛欲之乃名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卧治此郡遂出為新安

守周月之中風俗便改

又曰張緬出為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嫻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斷決允愜甚稱賞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索稜字孟則燉煌人好學博聞姚萇甚重之委以機密文章詔檄皆稜之文也後為平原太守以德化民民畏而愛之歌曰懿矣明守庶績允釐剖符作守實獲我心

又曰前涼晉昌太守陰鑒卒郡人思其政化繈經送喪

至武威者千餘人

後魏書曰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為廣平太守甚有能名奸吏跼蹐秋毫無犯屬歲饑饉家饋未至使人尋陂澤拔藕而食之遇有疾苦解衣貿米朝廷以其清白賜穀千斛絹百疋

又曰張長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惟有一牛爭之不決訟於郡庭長年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即以家牛一頭賜

之于是郡境之中各相誡約咸敦敬讓

又曰柳崇出為河北太守崇初到郡郡民張明失馬疑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別借以溫顏更問其親老存不農業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内帖然

又曰呂顯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贍卹妻子不免饑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士民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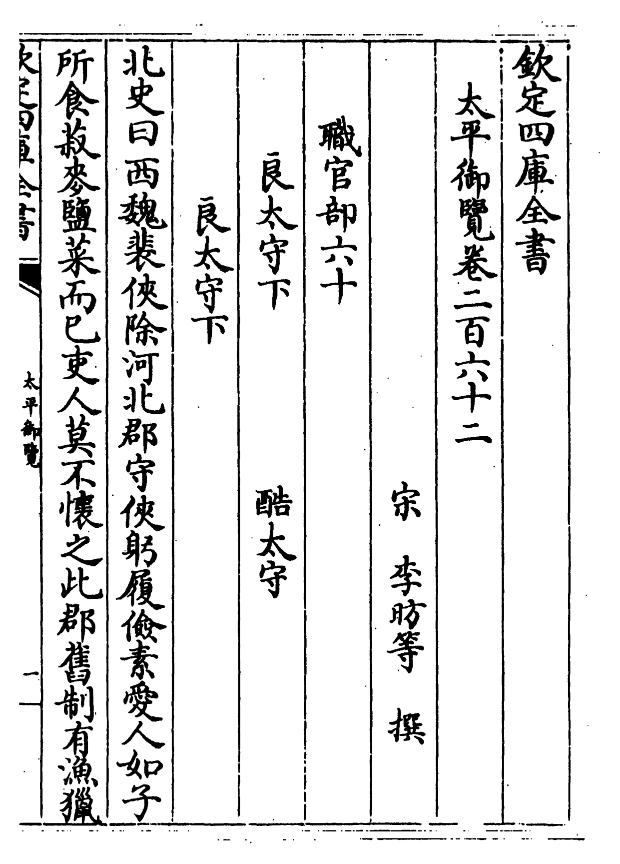
又曰韋崇字洪基除南頴川太守不好發摘細事常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聞而嘉賞賜帛二百疋

又曰辛務字叔宗轉汝陽太守值水澇民饑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勑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為調

又曰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虛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擒之即署其子為西曹掾命諭山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

者稱之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六十

良太守下

酷太守

良太守下

北史曰西魏裴俠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懐之此郡舊制有漁獵

夫三十人以供郡太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
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私並收庸
直為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
人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清惠為世規矩
北史曰宋世良為清河太守才識嫻明尤善政術在郡
未幾聲問甚高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
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
輙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

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得有宋公自屏跡是冬醴泉出於境内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援涕泣

北齊書曰赫連子悦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子悦云臨水武安去郡遥遠山嶺重疊若東

屬魏郡則平地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幹
答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貿公心文襄善之
乃勑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之
北齊書曰崔伯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也除濟北太守
恩信大行又改鞭用熟皮為之示恥而已
北齊書曰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除南清河太守
性清慎不發私書
陳書曰孔奐字休文除晉陵太守自宋齊以來為大郡

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惟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氊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

隋書曰于義遷安武太守專崇德教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財倍與二人諭而遣去善安等各

愧恥而移貫他州於是風化大治其以德化皆此類也

又曰于仲文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服罪而去

又曰柳儉煬帝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

段而遣之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
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
誰威等以儉對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
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疋令天下朝集使送至
郡邸以旌異焉

又曰車駕西巡還謂武威太守樊子蓋曰人道公清定
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
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

唐書曰顔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為托脩城浚濠科丁壯儲廪食乃陽會文士泛舟於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亦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叅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顔真卿形狀何如所為乃如此

五代史晉史曰郭延魯清泰中遷復州守延魯臨任恕

驚歎曰先人曾為沁牧九年不移我得不遵其家法而使政有紕繆者乎由是正奉之外未嘗斂貸庶事政理一郡賴焉及秩滿百姓上章乞留將離境攀卧遮圍者不能去朝廷聞而嘉之

華陽國志曰張翕字子陽巴郡人為平陰郡守布衣蔬食儉以化民自乘二馬之官久之一馬死一馬病翕曰吾將步行矣夷漢甚安其惠愛在官十九年卒百姓號慕送葬者以千數天子嗟歎賜錢十萬為立祠堂後太

守數煩擾夷人叛亂翁子端方舉孝廉天子起家拜越嶲太守迎者如雲

又曰孝順帝永建中太山吳資為巴郡太守民歌之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乎苗郡后恤時務我民以優饒及資遷去民人思資又歌曰望遠忽不見惆悵當徘徊思澤實難忘攸攸心永懷

益部耆舊傳曰張霸字伯饒為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又野無遺冦民語曰城上烏

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

鍾岏良吏傳曰王堂字敬伯廣漢郪人也爲汝南太守屬城多閣弱堂簡選四部督郵奏免四十餘人以陳蕃爲功曹應嗣爲主簿教曰簡覈衆職委功曹拾遺補闕仰恃明俊古人有言勞於求賢逸於得士太守不敢妄有符教

崔氏家傳曰崔寔除五原太守郡處邊陲不知耕桑之業民多饑寒之患於是乃勸人農種教其織絍以賑貧

窮民獲濟號曰神惠焉

桓階别傳曰上已平荆州引為主簿每有深謀疑事嘗與君籌之或日暮忘食或夜坐徹旦擢為趙郡太守會郡寮送之上曰北邊未清以卿威能震敵德懷遠人故用相煩是亦寇恂河内之舉階在郡時俸盡食醬酹上聞之數戲之曰卿家醬頗得成不耶詔曰昔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宣子守約簞食魚飧而有加梁之賜況光光大魏富有四海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

吾所以禮賢之意也其賜射鹿師二人并給媒齊人謂麴糵為媒

江祚別傳曰祚為安南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江名子

孟宗別傳曰宗為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人之生子以孟為名

召氏家傳曰召訓字伯春為陳留太守以君性多弘恕退詒勉厲之曰陳留太守講授省中六年于茲經術明

篤有匡生解頤之風賜錢三十萬及刀劍衣服居家之具

宣城記曰涇縣洪短吳時為廬江太守以清稱徵還船輕皆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所獲甚少洪乃語之逐除人見土而去

桊子曰孔文舉為北海相有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殺之有父病瘥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人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盜而不罪者以為勸養於親也

哭而見殺者以為哀而不實也

世說曰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泊清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是夏月暴雨卒至舫既狹小而又漏殆無復可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啟用為吳興太守

論衡曰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淮陽政清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漑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以為婦冰自以其女與神

為婚徑至神祠勸神酒杯竿既奠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鬬於岸旁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大極不勝當相助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其壯健者名之曰冰兒

酷太守

漢書曰王溫舒為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使督盜賊道不拾遺遷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

皆知河內豪奸之家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又曰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人為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

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案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延年已先知之趙掾至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殺吏分拷兩高窮竟其奸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内太守

東觀漢記曰樊曄為天水郡其政嚴猛好申韓之術不

假下以權道路不敢相盜商人行旅以錢物置於大道旁曰以付樊父後還其物如故道不拾遺涼州為之語曰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城寺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晉陽秋曰廬陵太守羊冊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一百九十人徒謫百有餘人有司奏冊罪死以景獻皇后有屬八議帝曰此古人所無何八議之有顧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瑯琊王太妃山氏冊之甥也詣闕請命

丞相以太妃為言於是減死罪既出有疾見簡良為祟旬日而卒

三國典略曰齊廣陵太守敬長瑜多受財賂刺史陸駿將啟劾之長瑜以貨求於散騎常侍和士開以畫屏風詐為長瑜之獻齊主大悦駿啟尋至遂不問焉

梁書曰南浦侯蕭推字智進梁主弟安成康王秀之子姿貌豐悦舉動可觀歷淮南宣城晉安吳郡四太守所臨之郡必赤地大旱吳人號為旱母

又曰臧厥為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宣風化凡諸凶黨皆繈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為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獸

唐書曰李邕天寶初為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性豪侈不護細行所在縱求財貨馳獵自恣五載奸贓事發又嘗與驍衛兵曹柳勣馬一疋及勣下獄吉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敕刑部員外祁順之監察

御史羅希奭馳往就郡决殺之時年七十餘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六十一

別駕 治中

長史 司馬

別駕

應劭漢官儀曰元帝時丞相于定國條州大小爲設吏

員治中别駕諸部從事秩皆百石

漢書曰黄霸為揚州刺史三嵗宣帝詔賜車蓋特髙一尺别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彰有德

東觀漢記曰郭伋任并州行部童兒騎竹馬迎拜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語别駕計日告之

後漢書曰袁紹領冀州以審配為别駕委以腹心并揔幕府紹又以田豐為别駕豐勸迎天子紹不納及敗曰吾慙田别駕

謝承後漢書曰周景爲豫州辟陳蕃爲别駕不就景題

别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

又曰陳茂豫州刺史周敞辟爲别駕從事與俱行部到

潁川楊翟傳傳中有置美酒一押敞去勑御騶載酒以

行茂見於外取押擊柱破之敞問茂刺史年老酒益氣

别駕破押名亦何益茂答曰所過皆以明使君傳車騑

騑載酒非宜也

魏志曰崔琰字季珪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别

駕語琰曰比案戸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兾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計校甲兵惟此為先斯豈彼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賔客皆為失色

又曰李膺自蜀使至郡武帝恱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别駕

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人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表請基為别駕凌流稱青土葢亦由基協和之輔也

吳書曰陸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為上將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别駕從事

晉書曰王祥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别駕祥乃應名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靖教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

空別駕之功

鄧粲晉記曰王澄為荆州刺史士人宗厥以酒忤澄澄叱左右棒之别駕郭舒厲色曰使君醉澄曰狂邪誑言我醉因灸舒眉

晉中興書曰初魏徐州刺史任城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别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虔強與乃受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

刀故以相與

又曰長沙鄧粲高潔著名桓沖名粲爲別駕粲起就職時南郡劉尚公亦治操不仕粲既就職尚公語粲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無以難之雖然粲名譽鮮半矣

又曰鄧騫字長真長沙人也譙王承爲魏乂所敗乂求

騫甚急鄉人為懼騫笑曰欲用我耳乃往詣乂喜謂曰君可謂古之觧揚也以為别駕

續晉安帝記曰益州刺史李邈微時居漢川與别駕姜顯餞送刺史顯忽邈邈曰大丈夫何至守偏地為姜顯所陵即不復還家仍附舡下自是十五年而鎮梁漢顯猶栖遲即檄為别駕

後周書曰柳慶為雍州别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

興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
聞而歎之乃問賈人曰卿鑰行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
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
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自誣非盜
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
捕得盡復所失之金

隋書曰趙軌為齊州別駕徵入朝父老相送各揮涕曰
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

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

唐書曰德宗命王虔休幕客昭義軍節度掌書記盧頊為洺州别駕知州事賜緋魚袋賞有功也時元誼據洺州頊白於虔休請入城說下之頊見誼為陳利害誼請隨頊歸朝故為不次授官

三輔決錄曰蘇章為兾州刺史名安平崔瑗為别駕

豫章烈士傳曰孔恂字巨卿新淦人為别駕車前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時刺史行部𤼵去日晏怒命

去之恂曰明使君發自晏而欲撤去屛星毁國舊儀此不可行別駕可去屛星不可省即投傳而去

曹操別傳曰武皇帝爲兖州以畢諶爲別駕兖州亂張孟卓刼諶母弟帝見諶曰孤綏撫失和聞卿母弟爲張邈所執人情不相遠卿可去孤自遣不爲相棄諶涕泣曰當以死自効帝亦垂涕荅之諶明日便亡走及破下邳得諶還以爲掾

王允別傳曰允仕郡民有路拂者少無行而太守王球

台以補吏允犯顔固爭球怒收欲殺之刺史鄧颺聞而
馳傳辟爲别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路拂以發弃
管輅别傳曰趙孔曜言輅於冀州刺史裴徽即檄台輅
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見疲倦天時大熱移床在庭前樹
下乃至雞鳴向晨然後出自爾四見引輅爲别駕
江氏家傳曰統字應元大傅東海王領州牧請君爲别
駕與君書曰昔子師作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
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比求者否君舉高平郗道徽爲

賢良陳留阮宣子為直言濟北程弘叔為方正皆於時
選為允
顧和別傳曰顧球時為揚州別駕顧榮謂球曰卿速步
公孝如是超卿矣和字公孝
庾亮集答郭遜書曰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流宣化於
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
應亨與州將牋曰謹命欲求佳別駕自頃諸府大開搜
延路廣海無遺蚌山亡逸璞歸數日卧思始得一人陳

國有袁琇字惠瑛者才識可以經於治亂棲遟可以勸礪後進享具所服閑而未嘗接頻交言也又宗令文早有名輩相與通家門素所具抑亦其次

治中

通典曰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漢制也

謝承後漢書曰陳禪為州治中從事刺史為人所劾受納贓賂禪當傳栲乃至笞掠無筭五毒畢加神意自若

辭對無變事遂釋

應劭漢官儀曰司隸功曹從事即治中也

魏志曰審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兾州委配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

又曰太祖令曰頻年已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之不勤耶自今已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也

又曰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

將避亂荆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兖州辟為治中從事

蜀志曰龐統以從事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先主書曰龎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别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乃以為治中

江表傳曰孫權尅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床就家轝致之濬伏面着床席涕泣交橫權至慰勞與語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

謝即以為治中

王隱晉書曰唐彬檄為治中别駕忠肅公亮匡救違闕盡規誨以納善不顯諫以彰主失當朝正色焉

又曰譙郡太守李銓稱散吏戴熾當盡州席坐後竟為治中

檀道鸞晉紀曰習鑿齒少博涉才情秀逸桓温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

梁書曰蕭洽為南徐州治中既近畿重鎮吏數千人前

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治為之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

又曰陸褒字師卿為揚州治中褒父終此官乃固辭髙祖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也

益部耆舊傳曰柳琮字伯黯為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所援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為之語曰得黄金一笥不如柳伯騫所識

又曰張彦字伯春為治中從事刺史每坐髙床治中單

席於地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躭仕州為治中少有棲山之術善解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曾元會曉不及朝則化為白鵠至閤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隻履躭乃驚還就列時步隲為廣州刺史意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

世說曰習鑿齒才具不常桓宣武器之未三十用為荆州治中謝牋曰不遇明公荆州老從事耳

長史

後周書曰劉璠為蕭循益州長史及太祖既納蕭循之降又許其返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太祖曰我與古誰比對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為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於是即命遣循還

陳書曰蕭濟為揚州長史高宗嘗勅取揚州曹事躬自省覽見濟條理詳悉又無滯留乃顧謂左右曰我本期蕭長史長於經傳不意精練繁劇乃至於此

隋書榮毗傳楊素薦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寛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又曰高祖時制刺史二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

唐書曰張惟一為荆州長史以防禦使陳希昂為司馬希昂衡州酋帥家兵千人在部下自為藩衛有牟遂金仕至將軍為惟一將希昂積憾持兵領衆入惟一衙索遂金頭遂金藏於惟一後院惟一懼截遂金頭與之兵始退自此之後政歸希昂惟一寄坐而已

司馬

北史曰魏蘇亮拜黄門侍郎文帝子宜都王武為秦州

刺史以亮為司馬帝謂亮曰黄門郎豈可為秦州司馬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為恨

三國典略曰齊以太子率更令崔龍子為司州司馬初龍子為司徒功曹嫁女與穆提婆以求此職提婆許之以其品懸絶先轉為率更令至是成婚既畢即便用之尋有謡言謗於路側曰司州司馬崔老鴟取錢能疾判事避御史馮士榦見而劾之遂免其官

北史曰隋房恭懿歷德澤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

上甚異之復賜以帛諸州朝集稱為勸厲之首以為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

隋書曰劉模為嵐州司馬楊諒既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効命以答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宫未掩翻為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耶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厭衆心於是因之於熾畚取模貲財分賜黨與及諒平煬帝嘉之

拜開府授天興令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六十二

功曹參軍 司倉參軍

司戶參軍 司兵參軍

司法參軍 五官掾

功曹參軍

韋昭辯釋名曰曹羣也功曹吏所羣聚戶曹民所羣聚也其他皆然

漢書曰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又曰朱博為瑯琊郡守名見功曹閉閤數責與筆札使自記受取一錢已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書奸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

東觀漢記曰趙勤南陽人太守桓虞名為功曹委以郡

事嘗有重客過欲託一士令為功曹吏虞曰我有賢功曹趙勤當與議之潛於内中聽虞乃問勤勤對曰恐未合衆客曰止止勿復道

又曰楊正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胡牽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況夷狄乎勅壞祭遂去

又曰紀永為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出謁永以不宜出當車拔佩刀截馬當胸興因還後

數日詔書下捕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

又曰郭丹為郡功曹薦隂亶程胡魯歆自代太守杜詩曰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稽古經可為至德編署黄堂以為後法

又曰吴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初為郡吏歳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席勃然進曰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又曰汝南太守歐陽歙名郅惲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内皆賫牛酒到府飲讌時臨饗禮畢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惲於下座愀然前曰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内員朋黨搆奸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為善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奉觥歙色慚不知所為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

又曰永平初新野功曹鄧寅以外戚小侯每預朝會而容姿趍步有出於衆上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虞延以寅無實行未嘗加禮上乃詔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寅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寅聞慙而退

後漢書曰虞延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

不悦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臨當伏刑攬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

又曰周章初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絶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

幸免以此重章

又曰徐穉豫章人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肯就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韓稜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疾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

又曰燕范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請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舉其罪案驗之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

託病求去融不逵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耶鄭玄注禮記曰語瞀目不明之貌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續漢書曰汝南太守宗資以事委任功曹范滂時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又曰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太守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畱起冢墳治喪三年

又曰李充為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投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

謝承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人太守宗資署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頑嚚穢濁為鄉曲所棄常侍唐衡屬其事資勑曹名署文學吏滂不肯聽資怒台

功曹書佐朱零問不名頌意狀零以告滂滂曰答教當言頌則滂之姊子豈不樂其升進但頌汚穢小人不宜涤汙朝廷不敢以位私人是以不名零具答教如此零入閤資使五伯亂捶困杖言辭不懾仰疾言曰范滂清議猶利刃截腐肉願為明府所笞殺不為滂所廢問今日之死當受忠名為滂所廢永成惡人滂正直謇諤皆此類也

又曰許劭仕郡為功曹抗忠舉義進善黜惡止機執衡

允齊風俗所稱如龍之升所貶如墮于淵清論風行所吹草偃為衆所服

又曰李壽聰明智遠有俊才太守黄讜高其名德名署功曹每進見常薦達郡中善人有異行者讜輒序用壽雖見優禮愈隆壽意益下其所致達未嘗伐其功美

又曰羊定字世德為郡功曹病困被不覆軀衣不周身郡將賜大布被及襦袴皆不受執志而終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引

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由識我

又曰彭修會稽人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晁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諍諫甚切晁怒使收縛意修排閤直入升于庭曰明府發雷霆于主簿請聞其過晁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耶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

自非賢君焉得忠臣遂原意罰貸獄吏

袁山松後漢書曰岑晊字公孝高才絶人五經六藝無不通貫太守成瑨請為功曹時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張璠漢記曰陳寵為廣漢太守風聲大行徵為大司農帝問何以為治寵曰臣任功曹王渙渙由是知名

魏志曰臧洪廣陵郡人也為張超功曹超兄邈謂超曰聞弟為太守政教威恵不由巳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

超曰洪才略智數甚優于超超甚愛之海内奇士也遂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

又曰臧洪字子原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皷可得二萬以此誅除國賊誠為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

又曰袁渙字曜卿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

動必以禮郡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去

又曰陳矯字季弼廣陵人太守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議論待吾不足者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言明府驕而自矜使過泰山泰山太守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從陪臣遊不亦可乎

又曰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年二十為郡功曹鄭縣內繫囚數百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郡中奇其

年少而有大志也

魏略曰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杜畿有舊署為功曹常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

蜀志曰龐統字士元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

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邈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吳志曰聶友字文悌豫章人也有脣吻少為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而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吏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為功曹

又曰虞翻字仲翔為孫策功曹策好馳騁遊獵翻諫曰明

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子余反白虵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荅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

又曰謝談為吾粲功曹以疾不詣粲教曰夫龍德以利見為神鳳凰以嘉鳴為貴何必隱身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

又曰潘濬字承明武威人也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為郡功曹

吳錄曰孫劭字長緒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稱曰廊廟才也後為吳丞相

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僑居陽平太守杜恕逼迫舉毅為功曹月餘日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又曰世號庾兖有異行元康之末潁川太守復以功曹

命之究服造士之衣杖櫨荷斧不俟駕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府君飾車而迎逡巡辭焉形雖益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府君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無以臣之矣乃厚禮遣之

晉中興書曰胡毋輔之嘗過河南門下飲酒門下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之使取火博曰我卒也不乏吾事薦之河南尹樂廣名見甚悅之使為功曹

又曰任旭字次龍臨海人操立清儉不涤流俗郡將蔣

琇請為功曹治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琇既不納旭乃謝去閉門講肄養志而已久之琇坐事被收旭於獄狼狽營救躬自扶送琇慨然歎曰任功曹直人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

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

英雄記曰尚相先人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

入山擔薪賣以飲食

會稽典録曰孫策功曹魏滕以忤意見遣將殺之吴太夫人乃倚大井而語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録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人明日叛汝吾不忍見禍及當先投此井中耳孫策大驚遽釋魏滕

又曰魏朗字少英上虞人從太守行春寢於閤外感時志激中夜長歎府君朝問昨自歎者誰主簿白書佐魏

朗也府君由是知朗有凌雲之志轉功曹佐正旦與掾史上朝時功曹吏顔翁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斥翁不敬勑卒撤去翁恚而不聽以手歐卒朗右手鳴皷左手撤裘以聞府君以朗當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退翁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又曰魏徽字孔章仕郡爲功曹吏府君貴其名重徽每拜謁常跪而待之

華陽國志曰公孫述入蜀郡拒守述攻之功曹朱尊絆

馬死戰光武帝嘉之

又曰李業字巨遊廣漢梓潼人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其名名為功曹十命不詣

又曰朱倉字云卿下仰人少受學於蜀郡張寧資豆屑飲水同業憐其貧資給米肉不受家貧常以步行為郡功曹

鍾岏良吏傳曰桓虞字仲春馮翊萬年人也為南陽郡太守下車聞葉縣雍昱及新野令不遵法度選督郵不

能正乃署趙勤為督郵到葉昱即解印後入新野令聞昱已去遣吏奉記陳罪亦即弃官虞乃曰善吏如良鷹下韝即中擢為功曹委以郡事

豫章列士傳曰華茂為功曹病疫被不覆軀布衣不周身郡將與大布被袴皆不受

汝南先賢傳曰袁閎字奉高為功曹辟太尉掾太守唐珍曰今君當應宰府宜選功曹以自代因薦陳仲舉珍即請蕃為功曹

又曰新蔡鄭敬字次都為郡功曹都尉高懿廳事前槐樹有露類甘露者懿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獨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懿不悅託疾而去

又曰許愼為功曹奉上以篤義率下以恭寛

荆州先德傳曰周瑜領南郡以龐士元名重州里所信乃逼為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

鍾離意別傳曰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太守賓翔召意署功曹意乃為府立條式威儀嚴肅莫不靖恭後日

賓君與意相見曰功曹頃立嚴科太守覲察朝晡吏無大小莫不畏威

陳寔別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乃懷檄請見乞從外署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傳舍倫語衆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此各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惡則稱巳者也聞者方歎息

陸績別傳曰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太守王朗命爲功曹風化肅穆郡内大治

京兆舊事曰長安孫晨家貧爲郡功曹十日一炊無被有藁一束暮卧其中旦則收之

司倉參軍

後漢書曰戴就字景成仕郡爲倉曹掾刺史劾其太守遣部從事案倉庫簿領五毒慘至郡事遂釋也

三國典略曰張軌入關賀拔岳以爲倉曹參軍有請貸

官粟者軏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賫所服之衣糴粟以賑其乏

司戸叅軍

後漢書曰陸績李郃皆仕郡為戸曹史郃後官至司空

唐書曰裴琰之絳州聞喜人也世為著姓永徽中為同州司戸叅軍時年少美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琰之使斷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

予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為霹靂手

司兵參軍

唐書曰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居鞏縣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兵曹參軍

司法參軍

通典曰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或謂之

賊曹或為法曹或為墨曹

後漢書曰周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因燕數諫不聽遂殺囚因家詣闕稱冤詔覆考燕謂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署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使收燕燕遂死之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

又曰郭弘為潁川郡決曹掾治獄至四十年用法平正郡内比之東海于公

隋書曰陳孝義為會稽郡司法書佐太守蘇威欲殺一

因固諫不許解衣請先受死乃止後至侍御史汝州刺

史

五官掾

後漢書曰王尊字子贛涿郡人為安定太守出教曰五

官掾張輔懷虎狠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

適足以葬矣遂將輔送獄直府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

事輔繫獄數日而死

東觀漢記曰黄香江夏安陸人也父況為郡五官舉孝

廉貧無奴僕香躬勤左右苦暑乃扇牀枕冬以身温席

又曰桓帝時白馬令李雲坐直諫繫獄弘農五官掾杜

衆傷其忠直獲罪上書願與雲俱得死遂俱死於獄中

後漢書曰諒輔字漢儒仕郡為五官掾夏大旱太守自

祈禱無應輔乃自曝庭中祝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

忠薦賢退不肖調理陰陽順承天意乃積薪以自環搆

火其旁曰若日中不雨將自焚日未中而澍雨也

晉書曰范晷字彦長南陽順陽人少遊學清河

遂徙家僑居郡命為五官掾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四